



In This Page

● Professor Vernon L. Smith missed the flight to Shenzhen, China when he drove from Washington to Los Angeles. He was so sad and called several times to express his regret that he could not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Forum 2004. He e-mailed his lecture draft to the forum hoping to take part in this way. In his letter, he said t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congratulated for making such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wished the forum success.



以电子方式
“出席”论坛

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国际部部长冯月秋介绍,原定来参加2004全球智库论坛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教授,因年事已高,在从华盛顿赶到洛杉矶时耽误了前往中国的航班,使他的中国之行成为泡影。最后史密斯不得不放弃来中国的行程,返回了华盛顿。安全回到家中的老人为此未能来成中国深圳,出席2004全球智库论坛感到非常遗憾,几次打来电话,表达深深的遗憾。之后又给会议组织者发来邮件,希望用另一种方式参与智库论坛——史密斯发来了已经准备好的在2004全球智库论坛的演讲提纲。

在这封邮件中他说:中国人民非常神奇,你们的工作也完全配得上中国的发展速度。希望2004年全球智库论坛取得最大成功。弗农·史密斯关于区域发展和资本流动的发展要点如下:

第一,商品和服务市场,促成专业化,其基础是知识的扩散是非常有效率的。第二,资本市场的资产融资具有重要性。第三,区域变革,城市和区域间资本流动。第四,一个区域变革和资本流动的案列。第五,经济自由化对有益的变革是关键。第六,区域必须能够出口商品和人才。



弗农·史密斯

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195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拥有珀杜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自2001年起,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

2002年由于其对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与具有美国及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

“教科书是错的!”

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扎着马尾长辫,手上有六枚硕大的银戒指,自称几乎不看报纸,也不看电视。他现在拥有3个教授头衔,但中学成绩大多是C,费尽力气考上大学,却发现大学学习的艰难远远超出了想象,为通过大大小小的考试,他必须没日没夜地读书。“加州理工大学是一台‘人肉打磨机’。”在回忆录中,他这样“骂”自己的母校。

他在大学呆了近50年,读了无数本书,最后很悲哀地说,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教科书是错的。

这么“酷”的经济学家,你见过吗?

——弗农·史密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的老头儿,应深圳商报盛情邀请,参加在深圳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论坛。

“象牙塔内的学者”

“我给他封了一个称号:象牙塔内的学者。”昨天,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

专门研究过史密斯经济理论的梁小民,对史密斯赞赏有加: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坐不下来研究学问,更像是社会活动家,到处发表看法,在媒体和各种活动中频频亮相。而史密斯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学者,一直都很严肃认真地研究学问,为人低调,喜欢沉浸在大学书斋中。这种精神

在如今的社会是很可贵。

谈到史密斯的成就,梁小民说,史密斯研究的是实验经济学,这在经济学中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梁解释说,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学充满了假设,是难以被检验的,而史密斯的工作则改变以往的这种看法,使得经济学也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验得到检验,这对于推动经济学的实证化影响很大。

史密斯本人也曾很尖锐地说,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而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

梁认为,史密斯某些理论可以被看作对传统经济学的颠覆。

经济学家评价不一

对于史密斯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它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认为,现在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的:人是自利的;人是理性的。但这两个假设却把人的感情和心理等非理性因素都剔除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很可能脱离实际。因此,史密斯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

曼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并不看好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在一次论坛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表示,人的决定有很多都是非理性的,但经济学把人看成一个理性人,这是有很大毛病的。过去,经济学界不承认经济是可以做实验的,不能像物理和化学实验那样,因此实验经济学是一种很新的观念。

10年来,经济学家在课堂上做的大量经济学实验,但与现实有不小的距离。

学术上他孤独

其实,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史密斯依然我行我素,如同他那引人注目的打扮。这位固执的老头儿曾在广州中山大学对中国学生说:其他人的论文,常是从引用前人论文的观点开始的,而我的论文,没有前人观点可引用,基本是独创,因此没人理解。

史密斯动情地说,由于与传统学术观点相背离,让我在学术上陷入很孤独的境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但我相信自己,纵使执着于信念会让我变得孤独,我也觉得值得。

事实也正是如此。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时曾这样介绍史密斯:“当他开始发展经济分析的实验方法时,许多经济学家不明白他为何那样做,因为‘经济学家不做实验,只有他做!’”

本版撰文: 鲁军
深圳商报记者 季杰 杨柏

本报资料图片